



卷三十六下

酉陽雜俎下

蘇齋詩話

雲南志略

續酉陽雜俎

碧溪詩話

諸古彙編

盤略

卷三十七

揮塵錄

倦遊錄

撫青雜記

揮塵餘話

野史

河源志

琴堂類集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為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以寄哀也  
摯虞知禮百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後人勞苦歌聲哀劫遂以  
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  
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余  
近讀莊子曰緇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緇讀曰拂  
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綬苦急促言引緇謳者為人用力也

### 寺塔記

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釋思道  
昼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常

樂坊趙景公守隋開皇三年置本日弘善寺十八年改爲南  
中三門裡東壁上吳道玄元日畫地獄筆力勁怒度狀陰恠  
觀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

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六對事宝池池中尤妙  
絕締視之竟水入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子携  
立德行天詞粉本驗之

西中三間裡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跡如鉄有執炉  
天女竊眸欲語

大通坊雲化寺觀音堂中構大坊爲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  
畫不知何以稱聖畫

道政坊宝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酒貫家送酒王右丞  
兄弟未遇每一貫酒漫遊幹嘗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  
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万令軟畫十餘年今  
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等寫真也寺中有韓幹畫下  
生慎弥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師子尤入神

曼殊院東廊大層中畫人陳子昂畫近下象馬人物一時之  
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法疑韓混同西廊壁有刘整畫  
双松亦不循常輒平康善坊陪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住面  
昼是曹廊迹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内曹  
北壁食堂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是吳自題筆跡道

勁人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險佛殿內槽  
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膝而轉

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污無虞臂甲  
肥置寺碑陰服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覓上人  
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餅瓮於兩簾不引吳  
道玄之因謂曰檀越為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  
君欣然而許予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三門外內東間塑  
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工也普賢堂本天后梳洗  
堂今堂中尉達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

嶮又度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禪院門內外游日記云王韶  
隱畫門西裡面和脩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葉火目义及北  
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裡面賢門也野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  
烟可懼西廊万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  
勢若脫軫與吳道玄同時吳以真藝逼已募人雜之  
万菩薩堂三門外登亦是皇甫軫跡也

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教壁自內移來畫跡甚意鬼所執野  
鷄似覓毛起庫院鬼子毋貞元中李畫往往得長史規矩把  
鏡者尤嘉

崇聖坊資聖寺淨土院內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  
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裡盧稜伽常季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  
畫摠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稜伽不得心訣用思  
大苦其能久乎昼畢而卒中門外兩面上屋不知何人畫人  
物頗類閻今寺西廊北隅楊垣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睇  
團塔院北堂有塔鉄觀音高三丈余觀音院兩廊有四十二  
賢聖韓昼團塔上菩薩李真昼四面花鳥邊寫畫

金剛經

鳩異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  
推吏疑其寃未即具獄其人唯念金剛經其声哀切晝夜不  
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于前它因爭取之訊卒意  
藏刀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向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  
首悲悔具承以匿曰嫌誣之

支動

蜃身一半已下鱗尽送 章奉每月三八則多。蝦 姑狀若  
蜈蚣管蝦

支植

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  
絕大有環數夫臂者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桃花

瑰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勵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因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詐諾疑此事也

晁伯字談助云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皋敢善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及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乃還著中人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所言之意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特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中入右手特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之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藕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峰峯玉井蓮花開拾丈藕如船始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閑令尹喜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有返香生靈逆水聞三千里又北齊脩文御覽有友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註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而出之

胡氏漁隱叢話論楊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說乃授宋子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之吟螿符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余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利路田漕為刻石以石本寄公公谷詩有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謂螿吟符非此謂乎余窮其原乃出於顏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吟癡符然三書一作吟螿要以顏氏吟癡為正大抵論其文藻骯骯矜伐自粥亦不專為刻石質之集韻吟音力正切注賣也豈自非癡自衒粥之意

金錯刀

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乃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也續漢書與服志佩乘與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文選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之英瓊瑤杜詩云金錯壽徒盤銀齒酒易賒韓詩云聞道松  
醪賤何須恡錯刀及梅聖俞詩云尔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  
若此則指為錢矣孟浩然詩云美人聘金錯織手膾紅鮮錢  
昭度詩荷揮万朵玉如意蟬弄一声金錯刀若此則指為刀  
矣詩家用之不同故分白之

### 騷篇取九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褒曰  
九懷刘向曰九漢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  
詠陸云之愍前後祖述必有用九者王逸註九辨謂九者陽  
之數道之紀綱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

極取為歌名也二家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上開三

嬪于天

言獻美人于天帝也

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

藏開筮曰昔彼九寘是為帝辨同宮之序是為九歌攷此則

九歌九辨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况屈

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止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

余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礼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於宗廟之

中樂必九变而可礼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鍾在子以謂子數

九德非黃鍾為五音之宮欤然則屈原而下馮辭規諫寓諸

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之意亦切矣

夏后開即啓也漢之時蓋避景帝諱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也翰苑則名玉堂之署又其後也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矣余攷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人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徜徉乎中庭不止玉堂

東漢文翁講受之室亦名玉堂華陽國志曰文公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成堂至曰石

室玉堂云者意其為司馬廷傳石室金匱之類蓋古者稱藏簡牘之所

天上神仙壁記之地亦名曰玉堂三洞囊珠曰謝自然於金泉山任仙去其金泉碑云

天上有白玉堂壁上列高仙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曰除世為某官

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左太冲吳都賦曰玉堂石室相距孫綽天台山賦曰珠網

玲瓏於林間玉堂至於唐人梅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陰映於高隅

朝忽見數枝開見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此白玉

堂則如古樂府君家誠易易知知復難忘黃金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罷尊酒使非邯鄲倡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 器勒工名

禮記月令侑工師劾功陳祭器物勒工名以攷其誠器必著名止於祭器設晉令曰欲作漆器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淳漆著布器成以朱題以年月姓名則知至今鬻髹器者以朱志于底自晉然矣

### 堯韭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堯韭對舜崇非大炒注知其為

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盃玉鼓堯韭舜茶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類聚載梁太子賡河南萊啓則云堯韭未壽姬歌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歌故曰堯韭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廷為韭感百陰為菖蒲焉今菖蒲是也

### 魚恙

古人稱魚恙無他義各不同自應邵風俗通以恙為噬蟲能食人心然爾雅說文皆以憂釋之昔有辯為非蟲者今不贅數嘗讀顏魯公之集有湖州烏程沙喜寺碑云晉吳吳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蛇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古之人築城以避蛇也如此得無蓋可以為虛字無他則不可為虛字也

### 石敢當

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蜡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余因悞民之庐舍衛陌直衝必設石之或植片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亦有本也

### 高春

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音爛石是謂下春故梁元帝游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唐薛能

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皆淮南子也已上吳氏漫錄云余按高  
春二字古人用者多矣今附益之南史陳本記云求衣昧旦  
所食高春梁王僧鴉表致仕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唐  
駱賓王露布破揚處賊既而照尽高春雲昏一夜柳子厚詩越絕  
孤城千万峰空齋不語坐高春李義山詩碧虛隨轉笠紅燭  
近高春皆以日景為言也訂之註釋未暝時上蒙先春日高  
春破暝時下悉蒙春日下春豈晚日近昏之候乎

### 讀山海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為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水土伯  
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及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

惡者著山海經也至晉郭璞注序亦云夏后之迹磨列於將  
耒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亦為禹初書矣及淳熙庚子尤遂  
初文昌定著利于池陽其跋畧云山海經夏禹為之非也其  
問或授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翳為之又非也然  
屈原離騷經多摘取狄山也則言帝堯葬于陰帝嚳葬于暘  
具繼以文王皆葬其所說夏耕之尸也則曰湯伐夏桀於章  
山克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夷父生西岳先生龍按此  
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后羿而已是周都亦常及之定為先秦  
書信矣大坵如穆天子傳如竹書紀年多荒恠不經之事皆  
此數也

陶詩題甲子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詩始於五臣注文選云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悅者編淵明集獨辯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唐庚子迄及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耻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豈信而有證矣

東坡於常柳楊有德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常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

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常柳配淵明凝式配顏魯公

東坡真有得於三字也

天馬之子

老杜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作天馬之子

攤錢

老杜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今攤賭也見后漢梁冀傳

口號

東坡海外上梁文曰號云為號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故再迂也

張結

韓文石昇聯句云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  
西漢髻字西漢髻字皆作結字寫退之正用此也今人讀作  
結喉非也東坡云長頸高結喉蓋承候也

### 東海釣客

常蘇州集載秦詩自稱東海釣客少游作啓事嘗用之蓋秦  
氏事也

### 自訓我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峯觴登望無愁月月樂天心是  
主人身是客又身是字本語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  
張益得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王義中自閨中逃歸謂段

寵曰身在此可勿身頸以南使家公望絕謝淪云身家大傳  
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為我也韓子蒼詩云身今老病投炎瘴  
最憶冰盤貯蔗漿亦用身字

### 磬溪詩話 十二篇

宋黃徹 字常明  
若溪人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羹為榮力士脫靴為勇愚觀唐宗梁於  
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艷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  
之娛撰亦不過為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  
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下忘納諫况黃屋無為之屋乎說  
者以謀謨潛密歷改金集愛國憂民之如心如子美語一何  
鮮也力士閨闈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扶主勢駭之何所不

可脫靴乃其恥也自退之為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使後季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之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各名真忝竊也

淵明心乎愛民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声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友于貽厥

史傳襲稱兄弟為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皆捷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荻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荻受詔

便就上以示其祖漑云荻定是才子番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荻後每和御詩上徹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功也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基址二事正可對也

蟹畧

四篇

宋高似孫

字續古

郭索傳

大玄姪銳之初一日蟹之郭索後蚶黃泉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范明叔曰郭索多是兒司馬公曰荀

子曰蚶無牙爪之利觔骨之福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三螯用心躁也杜詩草泥行郭索而木叫釣輸六龜蒙詩自是揚雄知郭索且非何嗣敢饒鏗黃太史詩朝泥看郭索暮鼎調酸辛又詩黃泥本自行郭索玉人為開桃李顏毛有詩沙頭郭索虫横行豈料身歸五鼎烹放六翁詩未嘗贈喙蝮况敢烹郭索曾裘父詩好事不知詩尔汝能令郭索到尊前踈寮詩硯湿春鉏雨鈔腥郭索泥

郭索字介夫

皮日休龍潭詩左右

擁介臣縱橫守鱗辛介臣鱗辛四字大哥故日介夫李方叔作趙德麟德隅堂昼品其一日武洞清昼三界朝元圖下有



水神來朝腰間挿一蟹足以文其滑稽因書于此觀者必一  
笑

系生乎吳今吳越江淮間孽種尤茂盛而在松陵苕霅間者  
雋秀時傑有聲名蓋孕氣儲精上應辰次而伏羲翁之昼義  
取諸離至漢楊雄氏草太玄經獨推稱之生耿介不受擾觸  
外甚剛果若雋矛甲中實柔美殊無他傷人皆愛之稱其為  
無腸公子歲至西南風高霜深月峭嘉穀登實之秋更甚得  
志至采双穗以朝其宗是為智且義者至若風味開爽如老  
於騷者而世欲樂而食之不亦愚且昧乎惟畢茂世與之狎  
最為相知者陸龜蒙黃太史更能知其可嘉相與擊節於酒  
杯筆硯中其它騷人墨客固多推讓未有如二三公之心相  
知者它支不一曰蟀曰蟬往往過美如樂於佚甘而嗜不通  
騷者又有螟蝻輩皆六六么陋哉草茅窶人不足道矣惟介  
夫有稜者有風尚廢哉於直而溫寬而栗亦一代之推天下  
之奇乎贊曰畢茂世有云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  
池中豈不了一生乎晉春秋曰畢卓字茂世云郭子曰一  
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

### 蟹原

易說卦曰離為蟹孔穎達曰取其剛在外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冬令介蟲為妖注曰後漢五行志曰丑  
為鼈蟹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蟹之屬

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蟹亦蟲之一廣雅曰

蟹祝也其雄曰螳娘其雌曰轉帝玉篇作娘

蟬象

匡 甲殼斗 膏 膂 二螯 爪 目 魚腸

心躁 香 沫 肥 性味 風味 久行走

朝魁 治療 治瘡 食忌 毒

蟬鄉

蟹澤 蟹洲 蟹浪 蟹穴 蟹塚 蟹窟 蟹舍

蟬具

蟹斷 蟹簾 蟹扈 蟹箒 蟹種 蟹網 蟹釣 蟹火

蟹戶

蟹品

洛蟹 長蟹 越蟹 楚蟹 淮蟹 江蟹 湖蟹 溪蟹

潭蟹 渚蟹 泖蟹 水中蟹 石蟹

潮蟹 夏蟹 新蟹 早蟹 老蟹 螃蟹 毛蟹 活蟹

春蟹 秋蟹 霜蟹 稻蟹 樂蟹吳人以稻秋海

蟹食既足腹芒 冬蟹 燈蟹 大蟹 尺蟹 斤蟹 箇蟹

子蟹 紫蟹 捷蟹 生蟹 魚蟹 蝦蟹

蟹占

蟹宮 蟹日 蟹灾 蟹食 蟹漆 蟹鼠 蟹亂

蟹貢

獻蟹 供蟹 登蟹 禁蟹取蟹 孝蟹 遺蟹 買蟹

烹蟹 煮蟹 熟蟹 砍蟹 持蟹 糟蟹

蟹饌

蟹生洗手蟹 蟹婿 蟹鮓 蟹羹 槽蟹 糖蟹 蟹齋

蟹黃 蟹鐸 蟹包 蟹飯

蟹牒

蝻 蟬 彭蜩 彭蝟 擁劍 桀步 江蜥

蟹 蚘普流切 蚰方布切 魚隨以水切

海蟹紅蟹 白蟹 赤蟹 江蟹 沙蟹 水蟹 彪蟹 石蟹

蟹雅

蟹圖 蟹琴声 蟹眼茶湯已上諸類各有典故若欲其祥考諸全集

蟹志

陸龜蒙蟹志云蟹水族之微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李等篇考於篇易象於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蔓迓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灾子雲識其躁以為郭索後蚘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以其所之

蚤夜感涕指江而奔漁者綿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音斷音斷  
短音其江之道焉尔然後板授越軼遯而去者又加多焉既入  
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執穗而朝其魁不  
近於義邪捨沮如而之江海自微而務智著不近於智耶今  
之孝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  
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如也孟  
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如  
而未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及出於水蟲不能不悲夫  
吾是以志其蟹

蟹賦

松江蟹賦 似孫

蟹詩

蟹寄魯望 皮日休

龔美寄蟹 六龜蒙

容惠吳蟹 宋卯

吳正仲遺活蟹 梅堯臣

釣蟹 梅堯臣

食蟹 黃廷堅

謝何十三送蟹 同上

借問送蟹韻載小河 同上

二伐螯螯嘲 同上

又借前韻 同上

鄂渚絕無蟹

食蟹 張耒

寄文剛求蟹 同上

次韻送槽蟹 王履道

唐判官寄螃蟹 同上 毛交

會蟹 李商老

詠蟹 陳與義

槽蟹 曾幾

錢仲侑餉新蟹 同上

嘉趙致松江蟹以下十三篇松孫

雲南志畧四篇并附錄

元李京字景山河澗人

雲南通中國

始雲南上世無可稽考攷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略地  
巴黔伐夜即植牂牁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  
留玉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楚道通西南夷元  
狩元年使呂越人等求身毒國至滇池玉留使者四歲使者  
還言滇大國滇今中慶是也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  
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嵩即後諷滇王入朝不  
听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為益州地節二年

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為牂牁太守平之明卜地求平元年  
諸部悉反以安漢張翕討之渡蘭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  
純為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嵩反諸部皆應之詔益州刺史  
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乞降喬厚加慰納  
奏長史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六部聞之  
悉來內附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聞孟獲為夷漢所服募  
生致之凡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諸部遂  
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  
留兵則無糧加以夷新傷破父兄死者留外人而無兵必成  
禍患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於是悉收

豪傑以為官屬出基金銀丹漆牛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  
世夷不復反晉武帝以天水李毅為南蠻校尉統五十八部  
毅卒寧州夷叛救援莫至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  
州事嬰城固守城中糧尽掘鼠而食伺夷稍怠輒出擊之終  
得保完今有廟在晉寧州武帝時以蒙深為吳古太守今曲  
靖也蒙人之名始此齊永平中以陳顯達為益將都督顯達  
一目夷人慢顯達遣使責其租稅僚師曰兩目判使尚不能  
調况一目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遣帥將声言出獵夜往襲之  
無少長尽殺之蠻夷震服梁武帝大同三年武陵王紀督都  
益州先是蜀亂建寧越雋之地累朝不能有志紀開越雋通  
建寧貢獻方物十倍前人以蒙瓚為南寧州刺史隋開皇中  
以史万歲南征蠻夷皆降師還復叛蜀王秀奏万歲貪賂致  
生边患万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為西寧州刺史諸酋相率以  
金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汝等以此相殘何為今將此来欲殺我耶一無所取蠻酋大  
悅唐武德元年以爨弘達為昆州刺史開元中以蒙鬼主爨  
歸玉為寧州都督初蠻酋張氏名仁果時當漢末居蒙舍川  
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  
求為蒙氏所滅蒙氏名細奴羅城蒙舍之龍于孟而都之國  
號大蒙自称竒王雲南建國称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

二十一年子羅晟立是為吳宗王始用三軍景雲元年御史  
李知古請兵戍南、詔之臣伏知古增置郿縣而賦之諸部  
皆叛殺知古以其尸祭天羅晟在位三十七年子盛羅皮立  
是為太宗王始得意于六詔蒙氏居蒙舍川号蒙舍詔施望  
欠據石和城号放浪詔豐咩據黔州号節賤詔豐時據浪  
穹詔波衝據越祈川号未些詔輔原羅越雋号蒙、雋詔是  
為六部詔開元二年遣其相張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賜浮  
屠相雲南始有佛書在位三十七年子皮羅閣立賂節度使  
王昱求合六詔朝廷从之封大酋帥越国公雲南王賜名歸  
義尽有雲南之地自是以後不可復制在位五年禪其子閣

羅鳳是為武王改元曰建鍾雲南改元始此閣羅鳳妻女常  
謂都督張處處蛇蛇皆通之且多求乞閣羅鳳不勝其忿遂  
發兵反陷姚州殺處處蛇唐以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八  
万討之蒙使行成弗許及戰仲通大敗僅以身免閣羅鳳乃  
結知吐蕃刻石子龍尾閔明其不得已叛唐之意天宝十三  
載劍南留後李密將兵七万致討閣羅鳳誘之全兵而没唐  
益發兵竟不克前後死者二十余萬人在位二十年禪其子  
鳳伽異自号主父居大和城鳳伽異立是為悼惠王改元張  
寿徒都鄯闡在位十一年子異牟尋立是為李桓王改元建  
龍制清平官以下十司給服祿從都直咩城封點蒼山為中

岳遣烏蛮主曼衡直來朝復臣于唐與劍南節度使常皋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鉄橋等一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閭勝立是為孝惠王改元應道在位二年子劼龍成立是為

改元龍具淫雲雲不道弄棟節度使蒙首顛弒之在位五年弟劼利立是為靖王在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劼豐佑是立是為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三年蛮有李書子弟在成都者尽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首顛大率入冠取邛成雋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数万二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清平王官董成入朝于唐受敵國礼而还九年遣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

年世隆自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度河以南尽属蒙矣在位十八年殂于越雋謚景壮子法尧立貞貞明嬖崑崙女失道人楊定趙登弒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變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買嗣唐西沪令鄭回之後閭羅鳳陷雋州得回以為清平官迁侍中至買嗣漸盛竟置于篡買嗣易名昶國號大長和長改元安國在位九年仁昊立凡五改元曰孝治天瑞安和真佑初曆在位十八年侍中趙善政篡之善政立國号興元改元應天歷二年劍川節度使楊干真殺之干真國建國曰大理号義寧改元曰



光聖曰皇興曰大明曰昇新曰建國凡九年通海節度使改  
思平滅之時晉天福三年思平蒙氏清平官中國六世縣布  
變保隆之國子号大理改元文德都茸呼城在位八年号太  
祖先帝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雲南太祖止  
之曰德化所及蠻夷自服何在用兵於是開邊之釁息矣子  
思英位改元文經在位一年遜位為僧思平世弟 忠胄立  
改元主治在位五年謚文武先皇子思聰立改元名明德又  
改廣德聖德在位一十七年子乘英立改元曰廣明曰明應  
明聖明治明統在位二十五年子乘廉立改元明啓在位十  
三年乘英之縣乘隆立改元明通在位五年遜位為僧乘廉  
之子乘真立改元正治在位一十六年乘英孫秉真立改元  
聖明在位三年思平五世孫思廉立改元曰保安太安政安  
政德保德在位三十年子廉義立改元上德在位七年思廉  
之遇弑之思平五世孫暉壽立改元上明在位一年思廉之  
孫政明立改元曰保定建安天祐在位十六年遜位于鄴閹  
岳牧高秦秦昇昇改元上治国号大中歷二年殂子孫不敢  
繼復歸改氏政明之子政淳立改元天授明開天政文安在  
位十三年子政嚴立改元日新文治永嘉天保廣運在位四  
十年子政具立改元曰永真大寶龍興盛明建德在位二十  
六年子政智立改元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

年子智廉立改元鳳曆元壽在位六年子智祥立改元天開  
天輔仁壽在位三十四年子祥興立改元道隆在位十六年  
子興智立改元天定是歲壬子越明年欽遇我

世祖皇帝由吐蕃麗江入興智奉國出奔至鄯闡被擒改氏  
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合三百一十六年甲寅春

國朝平雲南太駕東還命大將兀良吉一夕專行征伐三十  
七部及金齒交趾奉皆內附雲南遂平兀良吉一夕回師之  
後委任非人政令屢變天廷高遠不相聞知邊鄙之民徃徃  
復叛迨至至元甲戌以平章政事賽天赤行省雲南下車之  
日立州縣均賦役興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奸濫常獎罰恤

孤貧秉政六年民情丕變雖政令一心而民不知擾矣及薨  
之日遠近聞之如喪父母于時公于內庭春顧甚重凡屬職  
除拜及南方便宜無不俞允而公亦開誠布公寬大廉簡故  
能上下感戴声名洋溢後之繼者雖有善政莫能及也嗚呼  
雲南於古為蠻獠之城秦漢以來虫路通道然不過發一將  
軍遣一使者以鎮遏其相殘慰喻其初懇而已所任得人則  
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靡苟且以暨于唐王師  
屢覆而南詔始盛矣天保以後值中元多故力不暇及五季  
擾亂而鄭趙楊氏亦復攘挾宋興分于遼夏未遑遠畧故蒙  
改二姓與唐宋相終始天運動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

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迄今吏治文化侔於中州  
非  
聖化溥博何以臻此而輿地風物未至紀錄實為缺典今撮  
其古今廢置人物山川等類為一編甚懼未能周知悉覽然  
其大畧亦足以提挈一方之要領云

諸夷風俗

白人有姓氏漢武帝開楚道今叙州屬縣是也故中慶楚威  
天理永昌皆楚人今轉為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氏取功戎嵩  
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 數萬人南歸雲南有纂組文繡  
自此始白人語著衣白衣衣喫飯曰咽飯咽羹茹樵採曰折  
薪帛曰幕酒曰尊鞍鞞曰悼泥墻曰墉垣如此之類甚多則  
下人之為上人明矣男女首戴次工製如中原漁人蒲笠差  
大編竹為之復以黑毡親舊雖久別拜跪唯取次工以為礼  
男子披毡推髻婦人不施脂粉酥澤其髮以青紗分編繞首  
盤繫裹以攢頂黑巾金珥金環象牙纏臂衣繡方幅以半身  
細占為上服處子孀婦出入無禁少年子弟號曰妙子暮夜  
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韻之中皆寄情意通私耦然後  
成婚居室多回簷如殿制食貴生如猪羊鷄魚皆生醢之和  
以蒜泥而而食每歲以膺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塚之  
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火炬照天小兒各執松明

火相燒為戲謂之驅攘佛教甚盛戒律精嚴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有知大經者改氏而上選官著吏皆出此輩民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鍾鼓恭禮少長手不釋念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諸種剛愎嗜殺骨肉之間一言不合則曰兩相刺不知事鬼佛若梟獍然唯曰人事佛甚謹故殺身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之設其於異俗亦自有益其俊秀者頗能有晉人筆意蠻史云保和中遣張志誠文書於唐故雲南重王義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文廟蠻自為漢佛市井之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交易用具子俗呼作貳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人死浴屍束縛令坐棺如方櫃擊銅鼓送喪以剪髮為孝哭声為歌而不哀既焚瓶盛其骨而葬冬夏無寒暑四時花卉不絕多水田謂五畝為一雙山水明秀亞於江南麻麥蔬菓頗同中國其稱呼國主曰鏢信太子曰垣作諸王曰信置相國曰布燮文字之取曰清平官其貴人被服近年雖以漢制其它亦自如也羅羅即烏蠻也男子推髻摘去鬚髯或髡其髮左右佩双刀喜聞好殺父子兄弟之間一言不相下則兵兩相接以輕死為勇馬貴折尾鞍無鞞剡木為鐙狀如魚口微容足指婦人披髮衣與布衣貴者錦緣飾賤披羊皮乘馬則並足橫坐室女耳穿大環

剪髮齊眉裙不過膝男女無貴賤皆披毡跣足手面經雖曰  
年不洗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不同寢子生未十歲不得見  
其父妻妾不相妬忌雖貴床無裯褥松花鋪地唯一席而已  
嫁娶尚舊家無可匹者方許別娶有疾不識醫藥惟用男巫  
号曰大溪婆以鷄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湏不可門事無巨  
細皆決之凡娶婦必先以大溪婆通次則諸房昆弟乱之謂  
之和睦後方與其夫成婚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則為不義  
及相為惡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父之位若耐德  
無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則為娶諸人皆得乱有所生則  
為已死之人男女如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為酋長婦人無  
女惟侍男子十數奉左右皆私之酋長死以豹皮裹尸而焚  
葬其骨於山非骨肉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宝耦人藏之高樓  
次取隣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則不能祭祭祀時親戚畢  
至宰殺牛羊動以千數少者不下數百每歲以膈月為春節  
豎長竿橫設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立相起洛為戲多養義  
士名直可厚贍之遇戰聞視死如歸造堅甲利刃有價值數  
十馬者標槍勁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自順元曲靖烏蒙烏  
撒越嵩皆此類也按今陸涼州有爨府君碑載爨民出楚令  
尹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河南爨邑因以為氏為鎮  
蠻校尉寧州刺史晉成帝以爨深為吳古太守自後爨瓚爨

震相繼不絕唐開元初以爨婦王為南寧州都督理石城即  
即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原此然今日白人為自爨羅羅為黑  
爨字後訛為寸矣大德六年冬景從脫脫平章平越嵩之叛  
親見射死一人有尾長三寸許詢之士人謂此等間或有之  
年光徃徃化為虎云金篋百夷記識無文字刻木為約酋長  
死非其子孫自立者衆其擊之男子文身去髭鬚眉睫以赤  
白土傅面綵繒束髮衣赤黑衣躡綉履帶鏡鍬呼痛之聲曰  
阿也常絕類中國優人不事稼穡唯護養小兒天室中隨爨  
婦王入朝于唐今之爨美實原于此婦人去眉睫不施脂粉  
髮分兩髻衣文錦衣聯珂貝為飾尽力農事勤苦不輟及產  
方得少暇既產即抱子泡於江婦付其父動作如故至於鷄  
亦雌卵而雄伏之風土下淫上熱多起竹樓居瀕江一日十  
浴父母昆弟慚耻不拘有疾不服藥惟以醢注鼻中以擯柳  
蛤灰苾菑葉奉賓客少馬多牛雜霸無統畧有讐隙互相殘  
賊遇破敵斬首置於樓下軍校畢集結束甚武髻插雉尾手  
執兵戈僥倖馘而舞仍殺鷄祭之使巫祝之曰尔酋長人民  
速來歸我祭畢論功明賞罰飲酒作樂而罷攻城破柵不殺  
其主全家逐去不然囚之至死嫁娶不分宗族不重處女淫  
亂同狗 女子紅帕首餘髮下垂未嫁而死所通之男人持  
一幡相送幡至百者為絕美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夫邪

交易五日一集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毡布茶鹽  
互相貿易地多桑柘四時皆蚕金裹兩齒謂之金齒蠻漆其  
齒者謂之潦齒蠻文其面者謂之繡面蠻繡其足者謂之花  
脚蠻絲繒前撮其髮者謂之花脚蠻西南蠻之百夷最盛北  
接吐蕃南連交趾風俗大槩相同

末此蠻在大理北與吐蕃接界臨金沙江地涼多羊馬及麇  
香名鐵依江附險酋寨星列不相統攝善戰喜獵挾短刀以  
碑渠為飾少不如意鳴鈺鼓相讐殺兩家婦人中間和解之  
乃罷婦人披毡皂衣跣足風鬟高髮女子剪髮齊眉以毛繩  
為裙裸露不以為耻既嫁則易淫亂無禁忌不事神佛惟正

月五日登山祭天極嚴潔男女動百數各執其手團旋歌舞  
以為樂俗甚儉約飲食踈薄一歲之粮根菜根幾半也貧家鹽  
外不別知味有力者尊敬官長冬日宰殺牛羊統相邀請無  
虛日一客不至則為深耻人死則以行

昇之至山下無棺槨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  
別之其餘頗與烏蠻同

土僚蠻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  
齒然後婚娶猪羊同室而居無室七筋手搏飯而食足踏高  
橈上下山坂而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撐皮為冠耳墜大双環  
衣墨布衣頂帶鐵碑以為飾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獠人死

則以棺木盛之置于仵顏崖之上以先墮者為吉山田薄  
少力種大種所收稻穀懸於炒棚之下日旋搗而食多以採  
荔販茶為業云

野蠻住尋傳以西散居岩谷無衣服以木皮蔽軀形魍惡男  
少女多一夫有十數妻者持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入山  
林採草木及動物而食食無器皿以芭蕉葉籍之云

幹泥蠻在臨安西南五百里巢居山林使用極儉家有積具  
以一百二十索為一窖藏之地中將死則囑之子曰則我平  
日藏具若干汝可取幾處余者勿動我來生用之其愚如此  
蒲蠻一名撲子蠻在蘭滄江迤西性勇剛專為盜賊騎馬不

用鞍跣足衣短甲膝脛皆露善用鎗努首插雉尾馳突如飛

說郛卷第三十六



說部卷第三十七

三六共十八篇

宋明王清

字仲言

汝陰人

禮記卷之五

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語

內侍曰

目帶不知何邪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

以遺虜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

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北齊顯祖高祥晉楊

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

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

諱易為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

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從其議

太上皇帝與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游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白濤是也加金字者鈞光祖是也加繇字者鈞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為句龍者如淵是也繇是析為數家累世之後昏媾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于南北失於相照與此相類

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先聖亞兗公而居邠公之上故于邠子兗之次靖康初詔出荆公但昇塑像不復移邠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兗邠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亡友薛叔器家有關外侯印甚奇古後攷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蓋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建遷長印後考前漢書及新室嘗以上蔡為新遷也又有人家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嘗撫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不惟着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裳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

少無髡眼小面癢痕之數以防偽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  
之靖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  
致乃知舊不為無意也

姚寬令威明清先交也着兩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詳備其

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

其理不知其誰氏復怨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

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亦云地機翁張見洞真盧肇

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聞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

而濤隨施師謂僧杓木大梁月行而大水見瀆叔源殊派

異無所失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

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蘇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

化州涉息平息州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

稽趙州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近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

汐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十年用

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

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

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故是隨

月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

強息於輝胸朔而日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

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

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  
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  
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於星知潮當附日  
而又施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盡矣或遲  
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月矣或問曰四  
海潮平來皆有潮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  
岸橫飛雪崔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恕之理可得  
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三山相對謂之海  
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目定海縣名屬四  
明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名一屬侷之浙江尤甚狹逼  
郡會稽一隸四明

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慕風亭地名屬會稽

北望嘉興大山屬秀洲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舩舩怖於上

潭水中以為潭徒畢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枕越矣

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泛隔礙洪波感遏潮勢夫月離震

兌它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徑潮巽乾來以半濁浪推

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

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入然也宜哉今咸以該洽聞于時

恨不能知其人清明謂必機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

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為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

公傳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看海潮圖

並行于世則為燕無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  
置之館閣使脩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  
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  
間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  
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夷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  
事跡為官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朝寶訓十卷詔翰  
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為精妙叙事於左令傳母輩  
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又進鏤版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

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啟于光仁聖烈皇后者亦命取版  
摹印倣此為帝學之推輿分賜近臣及館殿

章懿李后初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過閣中欲與手后捧  
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王耀興之言后奏昕夕忽夢一羽衣  
之士洗脚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  
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昭陵幼年  
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為赤脚仙  
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僊甚小渴幄次徽  
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

即返驚愕默然內侍請於上上曰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  
丈餘蜿蜒榻上欲呼之所以

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異侍焉高宗嘗語呂頤浩云  
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  
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允於治獄切當留心勿忤願  
浩再拜贊即以上意喻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  
馬至于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  
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未耳呵叱  
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  
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  
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  
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  
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為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咲曰京  
夫人心一至於此至渾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  
外無家如今流落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  
迹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惡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  
門人呂川下老醵錢葬之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

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劓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學士詞遂至飽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請

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說頂上以下涼傘蔽之二人舉之其行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肩黃子頂青玉殿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為崇高莫大之居時當

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上喻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遠有素壁煩欲一掃非有它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賞觀嘆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賜賚極渥拜謝而不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揮塵餘話 二篇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上昌裔引董俊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迹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樞密趙浴知制誥胡亘布衣潘闌謀立太祖之  
孫惟告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為上宰鎖繼恩而迎真宗于  
南衙即位繼恩等尋悉誅竄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  
之孫蓬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  
察九河合為一者是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寧醫官劉  
育熒燧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康末  
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竊此說至是失天下大  
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為盟以俸非常傳檄有  
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聖躬繼  
知高祖已濟大河皇懼歸令遣其妻弟陳良翰奏表勸進

高宗羅志元師幙中興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  
功道宗得其文繳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  
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  
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接千歲之統  
帝王自有真邪符兆高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  
初度錢塘至蕭山有列拜于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  
棄以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詔不  
棄進秩三等是行雖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棄  
即善俊之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是時選御  
舟楫工大有趙立畢勝之讖



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為杉青閘官虞候一日  
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  
之云趙縣丞之室適免身得推是誕育孝宗也浩之子撲  
今為晉家官于縣橋之西丁負焉紹興壬子詔如太宗正  
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  
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二人焉一肥一癯迺番肥而遣癯  
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迺令二  
人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隅爾  
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重任耶遽番癯而逐肥  
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温州都監

蔡元長所述太清樓侍燕記既列于前又得保和殿曲燕  
延福宮曲燕二記今復載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

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俛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

童貫臣嗣濮王仲忽臣越載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儵

臣蔡脩臣蔡儵東西水朝於玉殿上步西曲水循醪醑

架至大寧閣登層巒林霄蹇鳳垂雲亭景物如前林木蔽  
蔭加勝始至寶和殿三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繪飾後落  
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翳蔚中楹置御榻東西二  
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王左挾閣曰妙有說古今儒書史  
楷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王笈之書與神霄諸天文上步

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秘  
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萬爵竿鹵敦盤盂  
漢晉隋唐書畫不多知識駭見上親指示焉言其槩坵玉  
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真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  
百丈林壑茂密倍於昔過翠翹閣諸處賜茶全真殿上  
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  
等為下烹調震悸惶怖豈敢啜上曰可少休乃出瑤林殿  
中使馮皓傳旨留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  
落密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  
五雲深填之就坐女童樂坐作間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

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真軒  
軒在保和西南廊廡即安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  
添逸興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闌方時  
人自謂得見妃矣既而但畫像掛西垣臣即以詩奏曰玉  
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  
未應真酒更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  
有詩况姻家自當見臣曰頓緣葭草已得拜望故敢以詩  
請上大咲妃素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  
謝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  
曰可勸大師臣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醉酢可否於是持瓶

注酒授使以進再生徹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  
玉揚州散酬勸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  
且暮又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酒行無筭  
臣又奏曰樂奏繽紛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  
故老若朋友相與御栳接慇懃之歡道舊論新顧臣何足  
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  
漏已三更五籌衆前奏焉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  
曲燕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  
福宮特名李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字文粹中與示異  
息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殺

品環竒精緻非常燕比仙韶執器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  
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上遣殿中監蔡行諭旨曰此中不  
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自當携  
歸酒五行以碧玉醖宣論侍宴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  
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憇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  
燈玉華閣飛陛金碧絢耀凝在雲霄間設衢尊鈞樂于下  
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後  
太平之盛事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雷橋至會寧  
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  
自堊崗入至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

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笋玳異如海陸羞鼎又與睿  
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語保和殿學士蔡  
脩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次詣平成殿  
鳳燭龍燈燦然如晝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  
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盃面如踈星淡月顧諸臣  
曰此自市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  
合曲妙舞踰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  
曰此畫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  
林志誰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邦彥曰好翰  
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臣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

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醕後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  
仍教備特進夜分而罷

楚平樓

張邦宣僭用魏國號大楚其坐罪始則昭化軍節度副使  
潭州安置既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有平楚樓取唐  
沈傳師自傷平楚虞帝魏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  
馬伸賻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  
樓張仰首急覩三字長歎就縊秦熺本王喚之孽子喚妻  
鄭氏達夫之女暎繇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妬熺既誕  
即逐其所生以熺為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  
婦偕行獨番熺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疑豐父家豐父子

時驕而傲每陵侮之其後會之用其親黨遍躋遷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

河源志 一篇全

元

延祐乙卯春 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極告也分使詣外群諸道布揚德心戚休興替之清滂楊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濶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以濶公一日語昂霄曰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

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日入中國夏后氏導之始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蕃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而汝諧授金虎符招討使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忝石峇班啟足寢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都城傳位至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察案督工 師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濶出

驛聞道相竒證昆哥不迴力沮遂止翼歲况都實旋都河  
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水沮洳散澳  
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  
下砾燦若列星以故明火敦慤見火敦譯言星宿也郡流  
奔轉近五七里有二巨澤名阿賴惱兒自西徂東連屬吞  
噴廣輪馬行一日程遞邈東驚成州川號赤濱河二三日  
程水西南來名赤里出河赤濱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  
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  
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烈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  
度通廣五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士人抱革

囊乘騎逼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  
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  
東北都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勝至頂皆雪冬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  
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冰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  
半日日程地名洽刺別里赤兒 濶即及濶提二地相屬  
又三日程地名洽刺別里赤兒四遠之衝也 多寇盜有  
官才鎮防崑崙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穿峻水亦散  
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  
岸挾隘有孤可一曠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

納鄰吟賴刺一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  
出二水出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  
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亦  
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至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  
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州五日程至河州安  
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  
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沙州過應吉里州正  
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通路地面自  
發源至漢地南北溪澗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  
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九二折蓋乞  
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難  
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  
為穹河源烏能覩所語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  
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合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  
洪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閼葱  
嶺水其下流散之砂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  
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出高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瑤  
華蓋仙人所居又何邦唐史士蕃傳河上流由洪濟梁南  
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可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  
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正稱河源其

間曰國家啟大威亘天所覆憐無間海內外衣帶萬國安  
非臣妾是漢唐為不足訝故穹阿源去萬里若步閨闈  
嘻盛與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蔡氏統烏思  
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蕃閭閻出今甘肅行省參  
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除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詔國修史臣潘昂霄謹述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末有志河源者道路遼  
祖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書經曰軌堯之水西流  
注于洶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隰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  
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洶澤山經又稱陽行之山河出其中

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云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  
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  
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羗西而漢載河  
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  
地亦易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  
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京府遂過沙陀至黃河  
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  
憲宗皇帝二年命太弟旭烈師諸部征軍西城凡六年間  
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及所注枝出  
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



放也迨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  
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源拆派而作  
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  
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  
豈徒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子之誦能不墜其  
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  
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年冬十有一月日  
南至奎章閣學士院監書博士文林郎何九思序

倦游錄 八篇

宋

唐諸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隔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

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劉潛以錙  
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大  
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  
死復撫潛屍大號而蹶時人傷之曰子孝于孝妻死于義  
孝義之美併集其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  
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政府亦以皂羅糊  
屏幃

元豐元年春命安壽陳睦二學士使高麗勅明州造萬斛  
船二隻仍賜號一為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為虛飛順濟

神舟令御書院勒字名州造牌安絳

華清宮溫泉牌唐太宗撰并書又飛白真觀二字于額天  
聖初自糞壤中發出之再加刊刻而立於小石亭

參政而立惟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帖職時西城獻獅子  
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常率同列往觀或歎曰彼獸  
也給肉乃尔吾輩忝預郎署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  
石曰君何不知分也耶彼乃院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  
可比耶

有善諛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存守番禺嘗戲王介甫  
丞相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莫得丞相一理銘  
庶幾名附椎文不至滅于後世

終慎異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始故風兒寢陋始來應舉  
魏之舉人視之篋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解卷曰三  
年比舉眾人悉請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  
董儲即愍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  
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曰魯薦  
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喜其  
切當

野史 八篇

宋林子中 贈文節公

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埋罷朝外人驚擾

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兩番在館民間私相語云上已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余親聞里媪語掩耳而逃時上雖大漸八日早猶召孫竒入脰是日北客去入上仙民間之語何不詳

耶

福寧殿諭坐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丈餘得一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祇應有曉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神宗以丁未即位即位涉申酉年無它事不知其何祥也

高宗南渡戊申巳酉

紹聖五年春永興軍田夫段義耕得玉璽上于尚書禮部

以為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秘書御史太常官定驗集議方員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皆白面地紅也字畫皆虫篆禁中帝后及兩宮各有尼道笄女冠各七人選於諸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於上之尊佛閣前替念導上燒香

佛道各二拜

又導下殿燒香

天拜四

又導至殿門後上出視朝方退應諸

閣分欲請尼道看經者皆此輩每半年或數月一歸元寺觀拚洗本位使臣隨往五七日還

凡諸調弄諸家譜錄盡分三古若以琴道之始則伏羲為一古明矣今並取自堯制神人暢等諸曲為上古秦始皇制詠道德為中古蔡邕制遊春等五弄為下古先賢既分今亦列之左右

神人暢

思親操

耕歷山

五老彈

並舜制又云舜為五統琴歌南風之時即是比曲今謂南薰也

襄陵操

禹製明治水也

禹上會稽

禹製探古穴也

訓田操

湯製習武事也

克商操

武伐紂也

離下操

文王製明之衆也

思士操

王受命

岐山操

拘幽操

千金操

並文王製

越王操

周公製也

神鳳操

成王製

傷版操

微子製

離居操

箕子吟

並箕子製

採薇操

伯夷製

箕子操

許由製

文王操

師襄製

履霜操

尹伯奇製

歡樂樹

將歸操

龜山操

猗蘭操

獲麟操

畏匡人

厄於陳

閑居樂

東武大山

風操

悲操

憶顏回

已上十二奏并仲尼製

望仙操

懷陵操

水仙操

仙道操

幽閨泉

石上流泉

山峽流泉

流水

已上並伯牙製

別鶴操

商陵穆子製

朝飛操

續子製

殘形操

梁甫吟

白雪 並曾子製

鹿鳴 周人製

騶虞 鄒國虞山製

鵲巢 鄭女製

伐檀 魏玄製

伯姬引 曾保母製

走馬引 收恭製

王女引

思歸引 衛女製

列女引 樊姬製

霹靂引 楚高行製

子胥引 五子胥製

北鄙操 子路製

南引操 鍾儀製

相妃怨 女英製

三樂 樂啟期製

鳳歸林 夷門先生製

楚光明 楚臣日光明製

楚妃歎 息為製

深相死 屈原妻製

風入松 雍門周製

易水

幽蘭

並上古琴

弄名

詠道德 始皇製

秦浴口 同上

秦琴姬 秦姬製

邦韓王 聶政製

梁婦怨 犯梁妻製

大風起 漢祖製

拔山操 項王製

采芝操 四皓製

王昭君 明妃製

八公操 淮南王製

文君弄 司馬相如製

楚引龍 立高製

武溪深 馬援製

雙燕離巢

蒙女吟

鷓鴣吟

遠遊吟

胡笳吟

千里吟

巡壽吟

黃老吟 引

五香引

飛龍引

走馬引

佑魚引

筮篋引

梁浦引

大椎引

東武引

白頭吟

青箱引

猛虎引

堂上行

燕歌行

君子行

姑婦行

秋胡行

豫章行

从軍行

長安行

洛陽道

平林道

度記曲

度昆山

飛天白鶴

右並中古琴弄名

游春

淶水

幽居

坐愁

秋思

此五蔡邕人清漢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東常有游目以游春曲南有淶潤沿流因成淶水中即先生所歸

深遂靈異遂成幽居北極高岩峻極猿生愁面扇風蕭駭而生顯思曰成秋思焉

鳥聲哀曰成

廣陵散

稽康製

蜀明君

劉備製

烏夜啼

王義慶為文帝所從家人

大惧夜間鳥啼憂思而成此曲

失女怨

衛元高製

十仙遊

郢客歸思

楚歌行

楚客吟秋風

秋夜間猿

清宵秋竹悲

燕初歸

玄鶴唳

仙鶴舞

寒松操

仙人勸酒

歸山鶴

野老傾盃

稽康索酒

羽客啣極

草虫子

登隴望秦

竹吟風

哀松露

悲漢月

長清

短清

長側

短側

此四曲謂之稽氏四弄多帖蔡邕五弄通謂九大弄

登高引望

幽人拚芳桂

悲風吟

隴頭

鳳遊春

神鳳操

望月操

雙飛操

霜鴻

澗底松

岩前桂

秋風落葉

怡神調

金丹熟

天女怨

華池宴

對竹吟

大胡笳

十八拍黃鍾

小胡笳十九拍

並按察琰製

別胡兒

憶胡兒

大砂場

小砂場

出塞

入塞

皇甫

竹林七賢

拜仙壇

碎玉斗

葉下聞蟬

明君

相如題橋

平戎操

並黃鍾調

楚澤含秋

不博金也

塞門積雪

不換玉也

越江吟

越溪吟

清夜吟

孤江吟

寒山吟

三清若賀

看花回

月落書窓

石磬吟

對秋月

猿渡碧間

清江引

聖德頌

並宮詞

玉漏遲

彼虛舟

思親吟

思友人

出山吟

楚歌

金操

晚角

並商調

邊城聞

晚角

卞和泣玉

出塞吟

謾角調

思鄉吟

徵調

聞杜宇

丁生化鶴

祥雲出洞

巫山神女

清風搖玉佩

伯牙憶子期

九奏也極孤  
建撰

離騷九拍

陳康士撰

吊三閭

獨醒

鶴舞松

鴻鴈來賓

並淒涼

或云西涼調傳之於西京府也

右並下古琴弄名

撫青雜說

二十四篇

宋王明清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邊衝虜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蕪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虜人又不類官軍蕪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蕪資之後號令下寨蕪資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林中

須臾有一人傳命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我不相關涉蕪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知其為鬼兵也乃免出見守寨門官因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征討所為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蕪資入凡五門始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兒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軍向兒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於左右皆金裝甲冑蕪資再拜致辭未畢南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取必勝蕪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相助敢請列位神號廟坐者睽視不言西向者日此天蓬



神司主事也不汝凡間通言汝不必問蕪資又再拜就面  
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荅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曰此  
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蕪資也此雷萬春也此南霽  
雲也蕪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  
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節槩每正冠歛容美其英特豈  
期今日得瞻拜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  
疑蕪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知果然否巡曰  
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蕪  
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知果  
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  
珠效死於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  
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蕪資觀見雷萬春面上止  
有一癩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止有一癩何  
也萬春曰當時實着一箭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  
當之度揚聲以威虜也須臾命酒有饌亦人間之物惟天  
神者不食良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晚矣巡謂蕪資曰汝歸  
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虜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  
上語訖命人引蕪資出蕪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  
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  
虜王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蕪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

京西與士大夫言之

建炎庚戌歲建州兇賊范汝為因飢荒嘯聚至十餘萬是時朝廷以邊境多故未遑致討命本路官司姑務招安汝為遂命聽令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殺人而已其劫人財帛掠人妻女常自若也縣州不能制次年春有呂忠翔本閩西人受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為賊徒所劫呂監有女十七八歲亦為所掠是時賊徒正盛呂監不敢陳理委之而去汝為有族子范希周本土人三舍間在學校曾誡中上游陷在賊中不能自脫年二十五六歲猶未娶呂監之女為希周所得希周見其為宦家女又

顏色清麗情性和柔遂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為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補呂氏謂希周曰妾聞正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破必自刎希周救之曰我陷在賊中雖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責汝衣冠宦族兒女虜劫在此大為不幸大將軍將仕皆是此人或言語相合宛轉尋着親戚骨肉又得再生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不嫁人但恐為軍人將校所虜吾誓不再辱惟一死耳希周曰我萬一漏網得逃殘生亦終身不娶以荅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郡辟呂監為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

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勢不能免乃就一荒屋中自縊  
呂監巡警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蘇具言其  
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帥歸臨安將令  
其女適人呂氏不肯父罵曰今嫁士人文官未可知武官  
可必有也縣君不肯做尚戀為逆賊之妻不忍拋也呂氏  
曰彼名賊其實君子也彼是讀書人但為其宗人所逼不  
得已而從之他在賊中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  
不死兒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事二親亦多少快樂活  
何必嫁也紹興壬戌歲呂監為封州將令一日有廣州使  
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同呂監延見于廳上既去呂氏  
謂呂公監曰適來者是何人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  
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呂監笑曰汝范家子死於亂兵  
骨已朽矣彼自性賀自與尔范家子了無半毫相惹汝道  
世間只有一箇范家子邪呂氏為父所沮亦不敢復言後  
半載賀承信又以賊事到豐州將領司事務繚繞未得了  
畢時復至呂監廳事呂監或延以酒食情氣款熟呂氏屢  
窺之知其為希周也乃情懇其父因飲次熟問其鄉貫出  
身賀羞愧向呂監言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汝為者反  
謀陷在賊中既而大軍來討城破舉黃旗招安某遂投降  
恐以賊之宗枝一併誅夷遂改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

承宣軍下收陽某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每戰某尤盡力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某解由初任和州指使第二任合受監當以闕遠遂即受此廣州指使呂監又問曰今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呂泣曰在賊中時虜得一官員女為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避且約苟存性命彼此物娶嫁某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箇鬻妾而已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為泣下引入中堂見其女在數日事畢給束奩具令隨希周廣州後一年呂監解罷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得淮上州鈴范得淮上監稅官廣州有一兵官郝大夫嘗與余說其事

項四郎秦州鹽商也常商賤自荆湖歸至太平舟中夜月明睡不着聞有一物觸船項起視之有似一人遂命稍子拯救之乃一丫鬟女子也十五六歲問其所自曰姓徐本北人醴州寄居茲者父自辰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劫賊某驚墮水中附一蹈道漂流至此父母想皆賊手矣項以其貴人家安意欲番之為子婦遂令獨寢北歸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厥妻曰吾等商賈人家止可娶農商之家彼驕富家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織布為村俗人事也不如貨得百十千別與兒男娶由是富家倡家競來

索買項曰彼一家人遭難獨留餘生今我既不番為子婦  
寧配些少束嫁一本分人豈可便教他作娼女婢妾使一  
生無出輪也其妻屢以為言至於喧爭項終不肯項隣里  
有一金官人受得醴州安鄉尉新 妻聞此女善針線遂  
親見項求顧之項執前言不肯金尉求之不已女常呼項  
為阿爹因為項曰受阿爹厚恩死無以報阿爹許嫁我好  
人好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看來亦是一箇  
周旋底人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醴州亦  
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曰汝自意如此吾豈可固執  
但去後或有不是處不干我事女曰此兒甘心情愿也遂

許之具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箇好人不要交他  
失所金尉笑曰某與四郎是隣居豈不知某心地耶金尉  
問項曰吾始者要更陪些奩具嫁人今與官人既無結束  
豈復有需索也徐氏既歸金尉見其是女身又宦家兒女  
又凡事曉了大稱所望始名為意奴又改為意姐又以第  
行呼為七娘謂徐氏曰若得知汝家世分明當冊汝為正  
室縱不分明亦不別娶也歲時往來項家如親屬戚居二  
年相挈赴安鄉任初到官即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  
一徐官人昨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在至今不曾歸  
不知得甚處差使也七娘意其父母必死悲哀哭號不復

思念後一年尉司獲一火劫盜因推勘次乃問其前後又  
曾在某處劫掠某人財物內二人招曰曾在太平州劫一  
徐通判船是時只有梢子脚上中鎗船中人皆走船尾去  
方擔得一擔籠出岸忽聞鑼鳴聲恐是官軍來遠走散去  
並不曾傷人七娘聞知稍稍自安但未得的耗又一年金  
尉權邑事有一過往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知屏後窺之  
甚類其兄比去乃與金尉說金尉乃具晚食召將仕因問  
其仕父歷任經由將仕本河北人流寓在北寄居數年自  
辰倅罷得鄂倅見今岳州寄居金尉又問罷辰倅赴臨安  
日舟行乎步行乎將仕曰舟行金尉又問曰舟行如何想  
無風波之恐將仕曰不曾有風波之恐只在太平州遭一  
大劫賊財帛無甚失但一小妹落水死累日尋尸不得曰  
淚下金尉乃引將仕入中堂兄妹相持大哭既而說雙親  
長幼皆無恙又復 慰當日將仕但聞商人收得轉顧在  
金尉邊其詳悉未及契勘次日問金尉元置費幾金當收  
贖以歸金尉咲曰某自與令妹有言約矣况今已有娠豈  
可復令嫁他人七娘乃與阿兄說乃項四郎高義賢者當  
初如此如此將仕泣曰彼商賈乃高見如此士大夫色重  
禮輕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克有終汝者項君也於是將  
仕發書告其父母遂擇日告祖成婚七娘畫項像為生祠

終身奉事

京師懋樓畔有一小酒肆其瀟灑清潔茶皆上品器皿椅卓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士人邵武軍人李氏在肆前過一舊相知引就茶肆相叙濶別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別為袋子繫於肘腋間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因解卸衣服置此金於茶棹之上未及收拾旧知招往樊樓會飲遂忘記携去飲極歡夜深將滅燈火方始省記李以茶肆中者往來如織必不可根究遂息心更不去詢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曾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得回家今日天

與之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說的甚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啜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招飲夜深方覺自知其不可尋遂一向歸安下處去更不曾去拜稟主人徐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裏邊坐手李曰然又曰前面坐者着皂披襖手李曰然主人曰此物似乎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於稠人廣衆中不可辨認遂為收取意官人明白不來取某不曾開覺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片數秤兩同即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為你中分主人哄而不答茶肆上有一箇樓主人捧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

見其中收得人所遺之物如傘扇衣服器皿之屬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即曰僧道婦人共 色人則曰其人似商賈似官員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就樓角尋得一小包復封結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遂相引下樓即衆再問李片數秤兩李曰計若干片若干兩主人聞之與李所言相符即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却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也李既感其不受但作失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餘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歎息謂世所罕見也識者謂伊尹之一分不取揚震之畏四知亦不是過惜乎名不附於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今邵武軍光澤縣烏州諸李衣冠頗盛乃士人之宗族子孫高殿元之子元輔乃李氏外親常與余其言其事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即單之妹也單有子名符即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登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



夫妻皆遇害春娘為盜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以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筵侍宴能將旧詞更改皆對景有著摸處玉為人躰態容貌清秀舉措閒雅

口吻以相

嘲嚙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重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即官與邢聲跡不相聞紹興初符官受父蔭為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惟司戶年少司戶見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每蒙前席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祖侯酒

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因問父是何官人何姓玉泣淚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損命妾被人擄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如何因大泣下司戶為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肯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家若只嫁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未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既曰好言正色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隨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之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亂邦有第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興來往單時在省為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金州乞歸良續旧婚符

既下單又致書於太守四承務自贖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物泄改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鋪排筵宴司戶曰此老向年少態也然錯處非一拍此亦不足恤也既而果召楊玉祇候只通二人酒半席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荅曰妾一身皆判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吾州弟子今是司戶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歛跡謝曰老夫久不能忘情

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為過也乃令王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却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曰養女十數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相別出論春娘之由吾夫妻相尋得者亦是好事我十年雖蒙恩養所以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以計媪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使去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擡出王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將仕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諸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酒王禮就會勝寺請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為姊姊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出身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絕妙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姊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為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針線人姊得為之則素相諳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為孺其可再乎既英屢

使人未續司戶司戶不得已拆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  
君欲一箭射雙鷗邪敬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  
戶挈贖春娘歸舅姪見之相持太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  
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勞及外  
人豈得已而不已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  
小心婉順遂留之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子符官  
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賊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  
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知義往往多得解釋紹興己亥歲  
自夔倅罷奉祠寄居武陵邢李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  
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卷之三

